

文艺新观

# 《我本是高山》：人物传记电影的新探索

林进桃

人物传记电影因其独特的现实视角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一直备受瞩目。不少传记电影因选择传主的知名度，往往上映前夕就引起热议。近日，《我本是高山》同样引发多方热议。该片根据云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时代楷模”张桂梅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克服万难引领导引贫困女孩走出大山，逆天改命的感人故事。

作为人物传记电影，影片始终关注“人”，关注“人性”。影片以办校庆典为开端，讲述共产党员张桂梅在崇高信仰支撑下，献身大山教育事业的。为凸显山区女孩求学难的现实困境，影片聚焦山月、山英“姐妹线”，重笔墨描述女孩张云、唐小萍等，将普通山区女孩的命运纳入叙事。经由纪录片、舞台剧、采访报道等媒介传播之后，张桂梅的形象已是家喻户晓。影片并没有将张桂梅加以“神化”，这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女子，在胡歌饰演的丈夫面前，也会呈现温柔、娇嗔的小女人面相。诚然，任何社会个体，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褪去光环，他们亦是血肉之躯的普通人，有着个体的喜怒哀乐和情感诉求。影片有效避免了传统人物传记电影的“高大上”，展现了张桂梅作为普通个体的喜怒哀乐和情感流动，呈现了一个立体可信、有血有肉的“党的女儿”形象。张桂梅的喜乐永远与女高学生关联，也有自己的落寞和孤独。与张桂梅感情极好的丈夫的“出现”，即是主创团队从情感连接出发，通过艺术化呈现，将人类共通的情感内化在叙事中，使观众得以和这个除了“大爱”，亦有“个人情感”的普通人产生共鸣。作为楷模人物传记电影，影片不落窠臼，没有一味渲染



模人物的“无我”形象。尤其是当昔日爱徒付春盈为了自己孩子的成长和教育辞职，张桂梅所说的那句，“无论你走到哪儿，你都是自己”，既坚定自我的追求和信仰，又不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这无疑是张桂梅这一有着崇高信仰的共产党员现代性的一面。一部电影能否“立”起来，关键在于人物能否“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本是高山》无疑是成功的。

正是聚焦张桂梅这一具有传奇色彩的教育工作者，影片始终围绕“教育”这一主题。“一个女性受教育，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对于大部分山区女孩来说，“逆天改命”的有效方法是靠读书。张桂梅为华坪女孩带来希望，做她们的引路人，带她们跨越沟壑、勇攀高峰，然而她并非万能的拯救者。这座山攀不上，如何攀，真正靠的还是她自己。只有她们才是自己逆天改命的拯救者。而以卢南山为代表的年轻男性教师的加入与奉献，使得山区女孩教育问题，成为一个男女两性共同关注的社会话题。而这，或许恰

恰是这部富有“大爱”的影片的高明之处，没有局限在狭隘的两性对抗之中。影片中付春盈老师因为怀孕、带孩子看病等原因，不得不多次请假，并与张桂梅产生言语冲突，正体现了女性在平衡事业与家庭的艰难处境。无论是作为学生的山区女孩，还是作为教师的山区女性教师，影片都细腻地呈现了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影片没有一味推崇女高的教育模式，在认可张桂梅“教书育人”壮举的同时，也对勒令女孩子剪头发、限制女老师着装、缩减周末和寒暑假、忽视学生兴趣等举措保留着反思和审视态度。而这，也使得影片突破山区女孩教育问题本身，而对困扰国人已久的社会教育问题做出了一定回应。人物传记电影是观众与社会对话的窗口，是展现人间百态的镜子，在反映社会现实、传递主流价值观上有着特殊意义，《我本是高山》通过聚焦“教育”，聚焦“教育问题”，很好地承担了主流电影的艺术使命。

不同于部分主题先行的概念化传记

电影，《我本是高山》灵活运用视听化叙事技巧。如善于利用各种隐喻与象征来凸显主题。张桂梅入院抢救一场戏，重病的张桂梅于幻觉中在“丈夫”与“江姐”之间的拉锯。视觉层面，丈夫温柔地伸手试图带走张桂梅，听觉层面，象征江姐的歌曲《红梅赞》响起，正是张桂梅在个人情感和党性信仰之间的抉择，最终，“江姐”战胜“丈夫”，个体情感皈依教育大业。影片结尾部分，张桂梅与卢南山翻山越岭抵达山英家，欲在第一时间告知山英高考成绩，远隔沟壑，师生三人隔山喊话，漆黑夜色中，挥舞着的手电筒和煤油灯遥相呼应。一批又一批女孩走出大山，张桂梅却始终坚守在女高，那个上楼梯到走廊的缓缓前行的身影始终亮着一束光，始终固守着“教书育人”的初心。

无疑，《我本是高山》是一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是近年来人物传记电影的成功探索，对承担和传播楷模精神、社会责任、主流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艺教育中心  
主办  
邮箱:wyxglmzg@163.com

云岭阅读

# 古朴高雅 逸然致远

——读诗集《空山寂》

陈泽



读张维锋诗集《空山寂》(作家出版社出版)，唤醒了我的悠远的生命记忆，引发了我内心强烈的情感共鸣。

比如诗集开篇这首《在云南》的诗歌就是这样：“我写下的美丽诗篇，你不必看到我走过的旅程，你不必知晓。你走你的路/我也走我的。我们像，在横断山脉/被隔开的河流，无法互访/也不被期望。我们流向各自的海洋/最后，在两个海域交汇的地方/彼此登门，互诉衷肠。你不必看到我的任何/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已然很好地写出了云南人的气质、品格和个性。“热爱自己的时候，也敬畏周围的事物”(《池鱼》)“我想安静一会儿，借着宁静的夜色/让高高的天空，尽量压低我莫名的伤感”(《夜色变深了》)“在被岁月侵蚀、攻陷之后，一个人灰土土地回到了故乡”(《落英》)“再熟悉的人，也会陌生陌生的人，会保持着特有的礼貌和客气/看上去，好像熟悉的温度/夜色还是以前的夜色/我遇见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以前提过面的/我碰见过的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寂静之下，他们是否和我顶着同样的黑幕”(《途中》)。

这是《空山寂》卷一《寂然录》中诗歌的一些句子，读着，我有诸多共鸣。譬如提起故乡，我始终认为，故乡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生命情感维系与精神皈依，还乡这个主题是永恒的，回去与否，或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回去，都无法改变生养哺育我们成长的故乡对我们信念的支撑与精神图腾，以及抑制不住的声声呐喊与渴望。这是我读《落英》后的直接感受。伟锋用他诗意而敏锐的笔触，明察秋毫，写出了“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真情实感，这就是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读《空山寂》，不难发现，从卷一《寂然录》、卷二《慰籍书》到卷三《孤影集》，再到卷四《空山赋》，每卷都有一个主题，又相互连贯映衬，相辅相成，使得“寂静”“空灵”“悲悯”“清静”“清欢”“慎独”这一生命情感不变的基调、主旨、色彩得到了较好的铺垫、渲染和传达，如表现人在旅途之寂，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所思，极具哲理内蕴，将诗学、美学、哲学、心理学上升到一定高度的《寂然录》；表现情感心灵慰藉，虽是瞬间感悟、顿悟、醒悟、彻悟，却孤独深情，专注抒写的《慰籍书》；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直抒胸臆，却顿见境界韵味、格局情怀和艺术张力的《孤影集》；圆融通达，含蓄内敛，又收放自如，意趣天成的《空山赋》。可谓厚积薄发，一气呵成。又游刃有余，从容至性。《空山寂》一卷在手，实感寂寂不空乎？不独如此，世间百态，人生百味尽在其中，可远观，可近赏，犹可赏，不思量，自难忘——

“不知从何时起，会在深夜里失眠/会在失眠时起身走向书房，从那些典籍中找寻解决困惑和消沉的门窗/我所经历的，我所渴望化解的唐朝人经历过，宋朝人也遭遇过。后来的很多人也有无数案例。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前去之人成群结队……”(《慰籍书》之《朝霞》)。“空山寂寂，何以养心/空山寂寂，何以存神/若有深渊，纵身不复/若有安然，万事皆空——/……万念皆空，劈开自

身。空山寂寂/命中之劫，多有定数——命运如恩典——史中观人，人如尘埃行走自然，人如蚂蚁/宽阔与渺小，宏伟与细节/厚重与薄轻——这永恒的，剧烈的对比度/在命运中，获得久远的垂范——空山寂寂，鸟语山林/泉水跃过石头之上的青苔。在缓急有度/中/远走他乡……空山寂寂。有人扶门一曲，在空旷/处/抚了一曲/音韵稀疏的古琴”(《孤影集》之《空山寂》)。

“在青山绿水间，在鸟语花香处/我依着一座房子。日出供奉果实和灯盏/日落之后，还念着无字的经书/宏阔的宇宙，随着年轻的增长/慢慢变小。开始慢慢舍弃多余的部分/身外之物，舍弃；刺伤心灵的部分/毫不犹豫/删除/在天地之间，我静默。独处/我把山川/与河流放在高处。它们以同样的方式/把我容纳在身体里。没有激烈和热血/血般的爱/只有相安无事的共处/和存在”(《空山赋》之《无名山》)。

老话说得好，唯有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不被红尘琐事俗务困扰，才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从事写作。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文人，做学问的人来说，寂寞未尝不是好事。在宁静中看清一些人，参透一些人，和物，记录感悟与收获，享受内心明媚怡然、通达致远的乐趣，这样的寂寞，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修行，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清欢，可遇而不可求。一切的一切，又可期可待，可盼可望。似乎梦想总会成真，也总能成真。

在日复一日、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寂寞修行”中，伟锋有了不期而至、却自然而然的回馈与报答，从《从从从吹过原野》到《迁徙之辞》，从《时光漂流》到《山水引》，再到如今的《空山寂》，莫不如是。“寂寞”是这些诗集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寂寞中遇见日月星辰、江湖海河、山川风物、红尘万象、世间百态，遇见想见的或不想见的人和事，人和物，然后想之念之感之思之想之回味之记录之、辨其真伪，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以美丽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传神、意味隽永的诗句表现出来，娱己娱人，成为诗坛文坛及社会价值评判、精神体系审美的一部分。我以为，写作本身的意义，应如此，亦当如此。在此过程中，伟锋的生命情感与记忆，也因为寂寞写作、身心的熔炼历练与修行神悟而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和光芒，温度触之可暖，通体炽热，炙人心扉。近年来，他的诗歌作品越来越被诗坛赞赏和认同，每年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大家》等报刊发表大量诗歌作品，并获得了“刘伯温诗歌奖”“滇西文学奖”“云南文艺奖”“《北京文学》奖年度诗歌奖”等。

诗集《空山寂》一如既往地保持和传承了作者长期从事诗歌创作矢志不渝追求的小巧精致、含蓄内敛、清新质朴、丰盈隽永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特质。其品位古朴高雅，境界逸然致远，这对于这个80后诗人而言，殊为难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伟锋的诗歌善于借景抒情，讲究情景交融，始终将自身的格局情怀贯穿其间，思辨色彩浓郁可掬。我以为，这正是其诗歌创作不断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娜嬛摘珍

# 汪曾祺与马识途的翠湖之缘

袁伟平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翠湖心影》是描绘昆明翠湖的名篇，汪先生说：“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此中情感，大概如苏轼看西湖“淡妆浓抹总相宜”，又如李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汪曾祺，不仅在翠湖的湖光山色中流连忘返，亦会到翠湖边的文林街茶馆，有散文《泡茶馆》为证。在此文中，他甚至坦承自己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学生，小说、散文颇有其师的风范，温柔敦厚、行云流水。但汪先生的文字风格与电影《让子弹飞》的叙事风格，不说风马牛不相及，至少是相去甚远，但两者却颇有联系。

有什么关联？大家会问。其实，两者的关联不在文字，而是在汪先生《泡茶馆》一文中提到了潜伏在翠湖周边茶馆里工作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马识途，马识途先生依然健在，仍在创作。马识途先生是电影《让子弹飞》原著小说《盗官记》的作者，原名马千木，1915年生于重庆市忠县，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学系，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

记、四川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改为“马识途”，他在入党的这天起，我改名了。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马识途了。”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马识途考西南联大，借学生身份，潜伏于翠湖周边，泡茶馆，打桥牌，广泛联络革命师生，从事进步学生运动，曾参与领导过昆明学生的“讨孔(祥熙)运动”和著名的“一二·一运动”。

没想到汪曾祺与马识途当年共同就读于西南联大的两位学生，可能并未相识，但几十年后因文学而联系起来。马识途的壮阔人生不仅在于他出入死地革命的工作，更在于后来的他拿起笔来成为了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他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纪实文学《在地下》以及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至今109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依然健在，仍在创作。最令人惊叹的是，他在103岁时查出患肺癌，勇敢地与病魔作斗争，不仅未能患肺癌，竟然还在抗癌之时以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激励自己，坚持创作《夜谭续记》，在他完成《夜谭续记》初稿之时，肺上的肿瘤阴影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这成为了一段文坛佳话。

# 简笔复活生命绝唱

——《阿瓦法官鲍卫忠》读后感

黄立新



长篇报告文学《阿瓦法官鲍卫忠》(以下简称《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作家黄晓萍以毅力和创作实力写出了一个阿瓦法官的一曲生命绝唱。我读该书后有点感触：

一、被誉为法官中的“江三木洛”，身后被迫认为全国模范法官的主人公鲍卫忠，他的事迹感人至深，却英年早逝，要在留存的材料和亲人、同事的记忆中去复活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使之在字里行间给

读者以鲜活形象，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复活与塑造是有本质区别的。塑造是在原型的基础上的增光润色。用文学的语言和艺术的手法进行刻画使得人物形象丰满。而复活是在本来自在的基础上褪去附着于身上的装饰还原一种本真面目。

要使鲍卫忠在假山的山水之间复活，在阿瓦人的心中复活，首先得让他在他心中复活。作者独具匠心，为这三种“复活”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那就是还原了鲍卫忠的父系、佤族第一代法官鲍光昭的形象。鲍卫忠传承红色基因，沿着父亲的道路砥砺前行。经过这样的承接，不仅让读者看到既有父子血脉的“家风”传承，又有两代阿瓦法官的奋发、司法为民，进而使得“直过民族”佤族从法治观念淡薄、以部落文化为主流文化到地区法治之路实现跨越。《鲍》中的鲍卫忠形象在情与法、理与法的交融中，既忠于职守、执法如山，又铁骨柔情，人物形象丰满，有血有肉，令人过目难忘。

二、作者在写《鲍》时，近乎白描手法的“平铺直叙”，洗尽铅华，透过表面的文字，直抵读者心底，作者以至深之情用至简笔法表现故事，反而让故事本身给读

者以心灵震撼，这种不露痕迹中，情语兼心语，无声胜有声。

三、细节决定成败。这是对一部作品评说时很常用的一句话，可见细节在一切事物中的重要性。一个人物要活起来、动起来，没有细节支撑是不可能的。但细节需要精心筛选和反复琢磨，《鲍》经过寻找、发掘，选择了很多有价值的细节，这对人物“复活”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复活本真的鲍卫忠时达到了“真作真时更见真”的效果。

四、在司法现实中，当许多的判决生效之后，执行的过程却是艰难而曲折的。鲍卫忠在一个特殊环境中执法，困难度与特殊性更加显而易见，《鲍》中写到了鲍卫忠关于情与法的困惑：在整个执法过程中，既要深具同情心又要“内心坦然，善守中立，面对真实”地去处理一桩桩错综复杂的案件，这是一种“两难”。鲍卫忠以自己亲身的司法实践，为遇到情与法、情与理、法与理交叠的困境，找寻到了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这对于我们不断地加强法治建设、维护法律的尊严，同时也体现人性的温暖颇具启发性。

# 以报告文学体裁书写时代华章

本报记者 郑千山

报告文学又称为纪实文学，是一种具有新闻特点的叙事性文学体裁，它以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与事为题材并以文学的角度、技巧来加以表达和报道。在与小说、散文、戏剧等并列的诸多文学形式中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报告文学自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先后诞生了安东·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埃及·埃利文·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等令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报告文学名著，而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更是以《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荣获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为报告文学体裁在世界文坛奠定了崇高的地位。

报告文学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的人和物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它具有新闻性，面对现实，具有很高的社会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文学性，是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通过报告文学，读者可以零距离走近描述对象，颇有现场感和真实性，同时，由于出色的文学描写，又可以欣赏到文学语言的美。报告文学是准确反映现实的最真切、最生动的文学体裁，也是最贴近生活、最贴近实际、最贴近群众的文学形式，颇受读者喜闻乐见。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树常青》、鲁光《中国姑娘》、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以及赵瑜《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等为

代表的报告文学，也曾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报告文学旋风，让陈景润、中国女排、田径马家军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等，一时间家喻户晓。

近年来，云南文坛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和作家，充分展现出云南长篇报告文学创作的实绩。如《解放大西南》《梅花香自苦寒来》《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少年战士：云南早期共产党人播火记》《中国大缉毒》(重九、重九)《蝴蝶的翅膀》《独龙春风》《农民院士朱有勇》《阿瓦法官鲍卫忠》等作品以及彭荆风、欧之德、黄晓萍、段平、存文学、杨佳富、段爱松、李朝德等报告文学作家。应该说，在长篇报告文学创作上，云南文坛每年都有新作诞生，成果丰硕，引人注目。为了进一步以长篇报告文学展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今年初夏，由云南出版集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云南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了“新时代·新云南”中国报告文学大系，该书是云南秉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不懈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讲好云南故事的具体举措。丛书第一辑包括《春城万象——滇越、中老铁路纪实》《国歌》《北上南归——追踪云南亚洲象群迁徙事件》《云呈七彩》《花谷记》《生命之上》(暂定名)6个分册，通过描写云南两条国际铁路折射出大国崛起的身影、讲述聂耳和田汉等在国家民族最危难之际共同完成《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历程、对野象北移南归事件的深入追踪反映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等传奇故事的书写，展现云南发展奋斗、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和产业兴滇等的美丽图景。丛书邀请著名作家徐剑、李航、陈启文、任林举等执笔撰写，第

二辑等也将陆续推出。

在注重长篇报告文学创作的同时，中短篇报告文学创作也受到重视。在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之际，2022年8月，《云岭先锋》杂志社与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联合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中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面向全社会征集书写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期云南取得的辉煌成就，讴歌各行各业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事迹和英雄人物，反映云南不断繁荣发展的历史变化，唱响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唱响主旋律，以文先行，展示民族团结、生态环保、“一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固边抗疫等方面的先进人物、事迹的选编和文章。征文活动吸引了大量作者踊跃参与，省内外作者先后有500多件作品雪片般飞来，以中短篇报告文学形式展现新时代风采，成为文学界里的一种新形态。

为了让征集来的作品质量更上层楼，这次中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组建了颇具实力的作家改稿队伍，举办改稿班和创作培训，佟鑫、杨海蒂、徐海玉、明江、张哲、段爱松等来自《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文艺报》以及《边疆文学》的作家、编辑到会作为作品选题进行论证、筛选并为40余位云南报告文学作家授课并改稿。经过指导、修改，一批优秀作品诞生了，作品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云岭先锋》杂志、《云南日报》“花潮”文学副刊以及网络平台上发表，受到读者好评。其中，王剑冰的《绿孔雀的天空》、杨海蒂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尹汉胤的《民族团结的丰碑》、欧之德

的《巨龙向南》、胡性能的《生命书》、杨佳富的《羊拉岭的鹰》、吕翼和刘建忠的《大国重器的精神密码》、罗云智的《孔雀孔雀》、曹卫华的《云岭筑路记》、李兴的《“兵支书”的倾情》以及王灿鑫的《生命的光芒》、马亚娜的《雨林守护者》12件作品从500多件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征文优秀奖，受到表彰。这些作品，以民族团结、中老铁路通车、大能北上、澄江动物群化石、哀牢山绿孔雀保护、舞蹈家刀美兰、治疗麻风病医师李桂科的事件、人物及先进事迹，全息式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从而生动展现和颂扬了云南百年辉煌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云南在经济建设、民族团结、交通发展、文化建设、乡村振兴、生物多样性保护、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成果，为书写七彩云南的人民赞歌，讲好岭地大地百年来波澜壮阔的云南故事，接地气、与时代同步的报告文学创作，记录云南政治、经济、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展现云南新时代、新气象、新风采作出了贡献。据悉，包括征文成果在内的数十万字中短篇报告文学集《七彩云飞扬——云南省中短篇报告文学精品集》近日将正式出版发行。

新时代，新辉煌，云南在新形势下“奋进新征程”的进程中，一批批优秀的主题和优秀的人物，等待我们报告文学作家去深入采访，深情书写，在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云岭大地杰出人物、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诸多方面，无论是长篇报告文学还是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都当有所作为，以报告文学体裁书写时代华章。